

第二回 聞王命忠臣訓子 為升遷誥命勸夫

詞云：

不喜皇都帝畿，只愛山野村居。說什麼繡戶珠幃，怎比俺茅舍竹籬。說什麼四馬駕車，怎比俺藤床竹椅。說什麼玉佩金鞍，怎比俺麻鞋草履。說什麼愛妾美姬，怎比俺稚子山妻。說什麼珍饈百味，怎比俺麥飯黃齏。興來時，下著棋；悶來時，做首詩。畫的是海棠花蕊，愛的是紅蓮出水。驀回頭，菊綻東籬，又不覺寒梅雪裏。不管是和非。見村童跨牛回，綠柳影裏游人戲，紅杏村中飄酒旂，一任你爭名奪利求富貴，怎比俺水秀山青隱土居。

詩曰：

忙忙碌碌治黎民，忽聞朝命召登程。

拋妻撇子心耿直，猶將身首報君恩。

話說梅公道：「你哪裏曉得內中之事。且打發報子去了，回來再與你們講。」梅公走進臥房，將分金稱這幾兩，又稱了三星，將紅紙包好，拿在手中。走進前廳，吩咐把報子傳來。

家人答應，即便把報子傳進。梅公道：「我卻是一個窮官，有勞你二人遠來報我。這是俸金銀四兩，送與你二人做喜之禮，只輕微得緊。這是三星，為你二人一飯之需。」報子跪下稟道：「小的怎敢領老爺之賞。只是老爺有好親眷，寫幾十家與小的報報，這是和領老爺的賞一樣。」梅公道：「我是個寒儒，怎麼有好親眷？縱有幾家，都是困守田園，樂于山水的鄉農，怎好勞你們去報？還是不去的卻好。」報子見梅公正直，不敢多言，只得磕頭謝了賞，去報別家不提。

梅公回到後堂，吩咐備酒，仍照昨日一樣，不要過費。

家人答應：「曉得。」梅公對夫人說道：「我與你母子二人今日分別，不知可有相會日子否？」夫人道：「老爺這話怎麼講起？進京，少不得我與你孩兒同一路而行，哪有分別之理？」

梅公道：「你與孩兒不可隨我進京，可收拾回轉常州。一來你母子也歸故土，二來家中還有幾畝田地，足可供你二人薪水之費。你們若隨我進京，則不可。我一進京到任之後，就要起奏盧杞、黃嵩這一班奸賊，若然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，恨不得咬他的肉，粉骨碎尸，方泄我之恨。今蒙聖上擢用之恩，敢不盡忠于國，我眼中豈容得這一班狐群，我就將此性命拚了，有何含怨？倘若我刑斬之後，你母子在京中，盧杞那賊，怎肯放過你們？他必要斬草除根，可不絕了我梅門之後。你們在常州，一聞有什麼吉凶，還可改名換姓以避難。待孩兒日後可以立身于廊廟，那時見機而行，暗約眾年伯叔，一同參奏，豈不是個長遠之見？即不能出仕皇家，亦可以耕種田園，存身于後世，必要隨我進京做什麼？」夫人道：「我母子不到京中也罷，只是你在京都任所，何人服侍？況老爺年邁，冷暖飢寒，誰人照應？」梅公道：「只此一言，足感夫人盛情。一到京城，必與奸賊見個高低。若是聖上准了我的本章，剷除奸黨，那時再著人來接夫人和孩兒到我任所不遲。」

正在說話之間，那宅門的家人稟道：「合城眾鄉紳，來恭賀老爺高升，都在迎賓館，老爺還是會，還是不會？」梅公道：「平日我從不會客，今日他們既來，我也要與他們會一會。」家人答應：「是。」正要走出，梅公道：「且慢。與我吩咐禮房，填寫官衙帖子，備辦伺候拜謝。再吩咐號房，凡有一應送禮之人，一概拿我的名帖壁謝。不要來回，容日後拜謝。」家人即吩咐書役，不必交待。

于是梅公穿了補服，鄉紳一齊上前迎接，說道：「恭喜老爺得臺垣之權，乃國來幟祥之兆也。」梅公謙遜了一會，于是各分賓主坐下，眾紳士道：「治弟等得老父母在此作宰，實曠世之幸也。聞老父母都諫之遷，又出自上意，將來必至三公之位，治弟等子侄，他日必出于門下矣。」梅公道：「豈敢！只是弟在此為官，卻沒有苟情等弊。至于內轉，蒙天子之恩，為臣子豈不忠心，冠除朝中奸黨。弟蒙諸位先生獎論，真有愧耳！」

不提那梅公與眾鄉紳敘話。

再說夫人著家人收拾行李、細軟等物，便對公子說道：「我兒，你父親執意要與皇家剷除奸黨，只是滅門之禍不遠。」公子道：「母親所道正是，但爹爹並不以生死為念，只要做一代名臣，故爾捐軀為國也，是人臣之道也。」正說之時，梅公送紳士去了，回轉宅內，脫了補服，見那些人收拾行李物件，便暗暗點頭。無非人生名利攸關，故此一世奔勞。只見夫人、公子在內堂講些苦言，便走進內堂，說道：「夫人，你與孩兒低言悄語，說的是什麼事？」夫人道：「我與孩兒在此，想老爺進京之事。孩兒說道，這也是人臣之道也。」梅公道：「夫人。」又看了一看公子，把手拈著長須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好！好一個人臣之大道。夫人，我孩兒將來竟有下官之風，非是那不肖之輩。只此一言，只見他的志氣不凡的了。下官今日即頸血濺地，也沒身後之慮了。」便攜夫人之手，又叫公子道：「我兒也進來。」回到內堂，梅公叫丫環把箱篋拜匣等，一概取過來，親自用鑰匙一一開了箱子等件，與夫人、公子一同檢點。只見其衣衫裙襖、宮衣圓領數件，其餘的不過是些布衣布服，別無他物。又把拜匣開了，內中只有俸金三百兩，並無金珠玉器。

梅公自將俸金五十兩，餘下的並箱籠等物，都交與夫人，便說道：「老夫做了數十年官，只此而已。你與孩兒即便收拾，動身回常州。我已吩咐傳下船只伺候，准于明日開行。」梅公說畢，又叫執事人等前來，吩咐道：「明日送夫人、公子回鄉，後日拜辭上司各位大老爺與合城鄉紳，只候署印老爺一到，我交卸了，即便起行。爾等速備小轎一乘，驢子二匹，供我路上長行足矣。」書吏出外備辦不提。

且說這位梅老爺，又傳眾衙役並三班、六房、書吏人等，齊到後堂。于是，眾人齊到後堂，參見梅公，分班站立兩旁。梅公見合衙差役人等一個不少，便開言道：「爾等俱是我署中書役人等麼？」眾人一齊稟道：「是！」梅公道：「本縣奉命進京，爾等心中以為何如？」眾人道：「老爺榮任高升，真乃加官進爵，衣紫腰金之先兆也。」梅公道：「我在此做了十數年官，也卻沒甚難為爾等也，只是弊竇卻也清除。本縣去後，各宜遵守條約，不得仍蹈前轍，有礙于本官之職守，即不忠也。本官既有沾于官箴，爾等豈能逃于法網之外，必帶累于父母，即不孝也。自古道，忠義孝親，此為人一世之名節也，爾等日後以忠孝節義，自有上天昭察，遠報兒孫，近則爾等身享福壽帳寧，乃久遠之慶矣。」

眾人道：「小的們謹領老爺的明訓。」磕個頭起來辭出。

梅公轉身，欲向後去，只見宅門上稟道：「有各位上司大老爺，差人來恭喜老爺，還有書字面交。」梅公道：「外面有多少人？」家人道：「是省以及同寅諸位老爺的家人，俱在外面伺候，要見老爺，有書交稟。因家老爺吩咐眾衙役，故而不敢進來。」梅公道：「你與我回覆各位老爺的管家說，書信不消看得，叫他們回去，多多拜上他們的主人，說我改日拜謝辭行。再者，我到京中之後，少不得忠則忠，奸則奸，都自然呈上皇帝之前，聽從他的旨意罷了，要書做什麼？」

家人答應，走出外面，照梅公吩咐之話，同那些管家說了。各人滿臉羞愧，即拱手而散。

列位，你說這些合省的各位上司，為何先著家人來恭喜梅公，這是什麼意思？無非見皇上親點內升，不知怎麼樣恩壞。那來的書信，無非是要梅公在京替他們照應。是這個緣故，所以梅公早已看破，便一概回絕，也不等那些家人面見。他們自然回轉，一一稟告他們的本官。那些上司，也少不得擔些鬼胎在心中，免不得又要寫信進京與那些奸賊座師，此是後話不提。

再說梅公開發那些上司的家人去了，便帶著笑，說道：「如今世上真是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。」自嘆著進入室內，見夫人與公子俱各收拾停當。夫人見梅公，便問道：「老爺方纔與何人說話？」梅公道：「下官方纔傳衙役教訓一番，正要進後堂與夫人餞行，不意那些沒廉恥的上司，俱著家人來恭喜，拿些書信來托下官。你想，我今日要去見他們，可輕易容一見？我方纔笑的，是丈夫不可一日沒權之故耳。」夫人道：「老爺便怎麼樣了？」梅公道：「他們的書信，便原封帶回，一概改日拜謝。夫人，你說好笑不好笑？」

夫妻正說話之間，家人稟道：「酒已齊備。」梅公吩咐：「請公子飲酒。」三人入席，梅公向夫人說：「你母子回鄉，自立門戶，勤耕苦讀，且勿以我在京為念。日日教訓孩兒，不可游蕩，以致有那些非法的書帖等件，入在那鄉府州縣各衙門中。你須切記我的話。你看我年登五十，居官多年，未有片紙、只字字跡出入公庭。汝等回家，不可壞我的名聲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個自然，遵老爺的教。只是老爺在京做官，也要見機而行，凡事可忍則忍，不可以性傲居心。自古道：三思而行，再思可矣。方不愧君子之大度。至于盧、黃等輩，只可推三分呆處，不可傲性要緊，望老爺察之。」

梅公聽得此言，不覺鬚眉直豎，拍席叫道：「夫人，你說哪裏話來！我恨不得即刻到京，把這一黨的奸賊，親手碎戮其尸，食其肉而寢其皮，怎麼還要三思而行，從前常與夫人說過，恨不得一時見駕，今者天從人願，聖天子恩重如山，以知縣之微員，而擢升科諫，倘能再授俺上方劍在手，殺盡群奸頸上頭。」氣沖沖把盞箸一推，道：「明天夫人回鄉，也該早早安寢。」吩咐家人把酒席撤了，好生收拾，小心火燭。梅公與夫人進房安寢，公子回到書房，著書童收拾琴劍書籍等件，忙忙碌碌，不覺更深，方纔就寢。一夜晚景不提。

次日早晨，梅公與夫人起來梳洗，公子來至臥房請安。

夫人道：「我兒今日如何起來這等早？」公子道：「今日乃是母親壽誕，孩兒特來拜壽。」梅公道：「今日是夫人生辰，我卻忘懷了。」吩咐家人備辦香燭伺候。于是，梅公與夫人行禮過後，公子也拜過壽，家人又叩過了頭，起來，然後就擺下小菜碟子。梅公與夫人用面，家人打發行李上船。夫人、公子用畢酒飯，又拜辭了官署裏面神祇，又與梅公拜別。公子也過來拜別爹爹。夫人又說了細話，叮嚀道：「老爺一路要保重身體，寒著衣，飢進食。」說不盡家常話。家人又來拜辭梅公，夫人問道：「老爺帶幾個家人進京服侍？」梅公道：「我不用多人，只用梅白隨我進京，其餘都隨夫人回去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聽得署外有千百人聲音的嘈嚷。梅公與夫人、公子，並合署的家人，不知所為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